

【北京·莫斯科火车之旅⑩】

莫斯科到了，请您下车

□许志杰



经过127小时36分钟的长途跋涉，行程7704公里，当地时间13点58分，北京到莫斯科K3次国际列车顺利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。莫斯科市区有九个列车始发终到站，雅罗斯拉夫火车站主要是去往远东地区的火车，包括中国、蒙古国、朝鲜。其他还有诸如白俄罗斯火车站、喀山火车站、基辅火车站、列宁格勒火车站、里加火车站、萨维洛夫火车站、库尔斯克火车站、巴维列茨火车站。相互之间的距离不远，但对于外来的人而言，区分起来还是有些困难。朋友在北京帮我买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火车票时，就遇到了这样的事。工作人员说，去圣彼得堡的火车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火车站上车，朋友一听就急了，怎么去圣彼得堡还要在圣彼得堡火车站坐车？是这样，人家的习惯是去往哪个城市，火车站的名字就叫什么，火车都是站对站开行，好处是坐不错车，对于我们来说就有点不习惯。当然，如同欧洲的大多数火车站一样，莫斯科的火车站也是全方位开放

的，下了火车提着行李开路就行，没人检票，来去自由。

从北京站上车一直坐到莫斯科的只有我们7人，一对河南的老夫妻，一对北京的情侣，一位浙江宁波的小伙子，加上我们夫妻，比这趟列车的列车员还少得多。

下车前我们早已把行李拾掇停当，利利索索地拉着行李下车就行。这个时候，两位列车长过来送我们，一位耿车长，一位王车长。他们都是军人出身，个高挺拔，威严俊秀，王车长还曾是解放军仪仗队的成员。这一路我们聊了很多，尤其是关于国际列车上的故事，耿车长是老国际了，对这趟已经行驶了半个世纪的国际列车情有独钟。他现在特别希望的是，国家的有关部门能够尽快为他们更换车底，目前这列行驶着的国际列车各种设施完全老化。不要说跑国际列车，就是在国内用，也是非常落后的了。俄罗斯铁路部门开行的另一列国际列车K19\20次，原来他们使用的也是西德造，2008年改为俄罗斯特维尔车辆厂

制造的新型列车。新车体全封闭设计，结束了我们现在仍在沿用的煤烧水炉和煤烧锅炉取暖的方式。俄罗斯的冬天非常冷，靠煤烧锅炉很难达到要求的温度，遇上最恶劣的天气，根本就供不起来，车厢里能到零上就不错了。上水的管子也经常被冻住，水上不了，各种生活用水全断。如果车上的设施更加完善、更加方便旅行，相信乘坐国际列车的乘客会明显增多。

一路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情景，上煤的车开到站台，列车员赶紧用大桶去装，再卸到车厢的煤炭堆放处。另外一个列车员则赶快下车协助车站工作人员给车厢加水，这样的场景在国内的列车上已基本看不见了。列车员的生活条件也差，没有固定的休息场所，哪里有空位就在哪里休息一下。到了夏天旅游旺季，车上人多，他们就只能在狭小的列车员休息室轮流休息。也没有餐车食堂，一路下来十几天，全靠自己带的那些东西，借用锅炉房的一角生火做饭。

这些，都出乎我的意料。还好，大家都习惯了，因为他们热爱自己选择的这份工作，喜欢国际列车上的氛围。

两位一路相伴的列车员金师傅和小李师傅更是依依不舍，与我们相约济南见、北京见，来年秋天国际列车上见。国际列车上的列车员入行要求很高，毕竟有不少欧洲国家的人喜欢乘坐，列车员要会简单的俄语，还要粗通日常英语。各国礼仪、风俗习惯也需要特别注意，不能犯了人家的禁忌，惹恼乘客。金师傅说，除了这些，还要看管好旅客的行李包裹，负责乘客的安全。国际列车是个国际社会，加上乘车时间长，有的人产生幻觉

了，非得下车，弄不好就出人命。在国际列车上出人命，就是国际事件。作为一名国际列车上的列车员，听起来风光，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。小李师傅如是说。甚至连对象都不好找，人家姑娘嫌我们出去的时间太长，没工夫照顾家。已经年过而立还没有成家的小李，说起来一脸的难处。母亲一个人在家，每次出来都十分牵挂，他很想赶快成家，也好有人照顾母亲。

相伴一路，深知其苦，作为乘客每天看着初升的太阳，每天都有兴奋点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临下车还有诸多的留恋。列车工作人员却是恨不得插上翅膀，赶快到达目的地。

我们的目的地莫斯科火车站到了，下得车来再与车长、列车员师傅相拥再见。这一路我创造了几个没有：没有洗脸，没有刮胡子，没有梳头，没有剪指甲，没有换衣服，更没有冲凉洗澡。我们乘坐的叫做高级包厢，倒是两个人一间，也有一个仅能站进一个人的卫生间，水流却是极其细，仅够刷牙之用。干脆就放纵自己一把，看看本来的我究竟啥样？所以这一路我也不照镜子、不看照片，就想在最后时刻给自己一个“惊喜”。待到宾馆，镜子面前一站，哇，还好，我还认识我自己。立此存照，立马动手刮胡子刷牙，先洗澡再淋浴，半个小时出来，完全变了样。

到此，我的北京到莫斯科火车之旅结束了。见识太多，要说的太多，但我的下一段旅程已经确定，只能与各位说再见了。希望大家都去坐一坐这趟世界第一的国际列车，相信会大有收获。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，出版作品多种)

【行走笔记】

佛峪胜境

□安立志

乘公交车从济南市区到镇村(一个很古老的名字。公交站牌上是“矿村”，真名却是“镇村”。“镇”是“矿”的异体字。当地人读gōng音)，镇村虽属市中区，短短半小时车程，仿佛城乡两重天。下车后，穿过镇村，向北约两公里，来到佛峪景区。

徘徊于林间的岔路口，按照老经验，踩踏明显的应为正路。于是，同行者数人，一路向右，行之不远，竟被一面巨大的石壁阻隔。奋力爬到绝壁之下，但见人迹罕至，乱木纷杂，无路可通。只好下来，返回原路。由于佛峪系一处女景区，不仅没有路标，连像样的路也没有，这导致了我们误入歧途。

如果我的方位感没有错，佛峪景区大抵像个东西方向放置的葫芦，葫芦头在东，葫芦蒂在西。从岔路口向左不远

听到密林中喧嚷的人声，方知此乃正路，于是沿着“葫芦”的内壁一路前行。这其实是个幽深的山涧，我们从山涧南坡往深处走，路遇茶壶泉，稍事停留，下到涧底。跨过一座嘎吱作响的木板桥，来到山涧对岸。此时已是秋末，山涧无水，落叶郁积。经龙峪观，谒祈福殿，过涧底再到南岸，前方一座山嘴，拾级而上，就是观音堂。下观音堂，隔另一木桥，有木制彩绘牌坊一座，四柱三间，上有红底金字匾额——“佛峪胜境”。牌坊建于清代，做工精细，保存完好。大约从此处开始，我们进入了“葫芦”腹中。

过木桥，登台阶，左侧石壁之上就是般若寺。行前查资料，般若寺历史颇为悠久，“按明成化间碑文，寺创于隋文帝时，今考石壁上有‘开皇七年造佛像记’，则云创于隋者，殆不诬也。”这是一座怎样的隋代佛寺啊！佛堂绝迹，殿阁无存，当年香火何在哉？千仞绝壁，山岩前突，宛如屋檐。屋檐之下，隋唐风格的摩崖石刻20余尊，佛像浮雕纹路清晰、雍容华贵；飞天造像潇洒飘逸、栩栩如生。也许正是这些年代悠远的佛像成就了“佛峪”的美名。可叹这些雕像大都破相断肢，只有难以企及的高处残存着数尊尚属完整的半身佛像。崖壁之上另有几款摩崖题刻，如“岩阿仙境”、“林壑尤美”、“含灵馆真”、“甘露”等等，或真或草，大小不一；一丛被季节染红的爬山虎，掩映着

一处颇为别致的题刻，竟是“凝神调息调息凝神”；另有一些字数较多的石刻，不及备述。清代诗人沈廷芳《佛峪》诗有句：“破寺新绵葺，传闻构自隋。好峰势倒压，崑崎檐际垂。殿角云吐窟，庖侧泉喷池。”大体道出了般若寺的历史与气势。一面空旷的石壁似乎是原寺的墙壁，摆放着一尊今人塑制的菩萨像，前置香炉，身披红衫，甚是扎眼。尤感不协调的是，偌大古寺遗址，竟然沦为“农家乐”，院内摆满了简陋的桌椅；东侧两间小屋竟是厨房与仓库；院内的笼子里，装着待宰的鸡只；历尽沧桑的围墙装上了纱网(防范苍蝇也)，里面有三三两两的就餐游客。

出般若寺向东不远，翻过山梁，即为佛峪瀑布。这里是一处深邃的峡谷，已达“葫芦”底部。峡谷一端，陡崖如削，峭壁如堵，每逢雨季，山水混合着泉水，从崖顶一泻千尺，水流有巨有细，喷珠溅玉，跌落在崖前的清潭内。潭前石上有字，曰“浴佛池”，是清乾隆年间痕迹。侧面的篆书“听泉”二字，行笔颇有韵味。潭水漾溢而出，流淌在佛峪涧底。峡谷另侧，半山之上，崖壁有一名泉，曰“林汲泉”，为济南72名泉之一。此泉经年累月，不分炎夏寒冬，汨汨细流，从无干涸。泉下有池，池水清凉甘冽，可解暑渴乏之饮。

回头一看，颇有几分惊异，一座孤峰从“葫芦”底部拔地而起，虽然海拔不高，但从

谷底仰望，却摩云直上，气势雄浑。相传，大禹治水曾驻足于此，故名“禹登台”，俗名“钓鱼台”，县志更有“灵台”之称。有《灵台》诗曰：“高台矗中起，方石如削成。其下俯绝涧，四围山云横。登临送夕照，相期邀月明。好与持尊酒，静听松泉声。”孤峰并非孤立，乃北侧山体延伸而来，窄窄的山体，前有古寺，后为瀑布，中间山梁，形似凹槽，显得这孤峰异常陡峻。沿石阶登上灵台，台上有凉亭，在亭上举目四望，但见远山苍茫，断崖壁立，秋林如染，道观隐现。因灵台四周林木葱茏，崖壁上下藤萝缠绕，故名“环翠亭”；又因灵台一侧即佛峪瀑布，夏季水盛，水激山谷，铿锵轰鸣，亦名“听瀑亭”。凝神“环翠”，静坐“听瀑”，在这里，山与水，林与泉，佛与道，人与神，声与光，对应着，混杂着，纠缠着，融合着，绘出了壮丽的山水画卷，谱出了优美的天籁之音。

般若寺内偶遇一位年逾八十的老者，姓李，龙洞村人，自称历史学家。据他考证，隋文帝杨坚的姥姥是济南人，因了这层关系，济南周围的寺庙、石刻，多为隋代建造。而般若寺中的观音像就是这位老者的作品。与老者边走边聊，姑妄听之。即将走出葫芦口，路旁有一处遗址，此为当年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别墅。别墅已经倾圮，只剩下当年的游泳池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)

